

從朝鮮歸來

安娥著



行發店分總東華在書華北 版出社版出動勞

來歸鮮朝從

著 娥 安



版出社版出動勞
行發店分總東華座李學新

從朝鮮歸來

著者	安	鐵
出版	勞動出版社	
	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	
發行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	
	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	
印刷	集成印刷廠	
	上海河南北路三六五弄十七號	

1951. 5. 32K. 初版 (00001—15000)

目 錄

在朝鮮的途中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
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故事……………（二三）

附插圖八幅……………程之錫

在朝鮮的途中

鴨綠江北岸

在安東一下車就遇到警報，我們走出車站大門，站在屋簷底下等候警報解除。四街角的人羣鎮靜地望着天空。

「它不敢投彈。」一個老頭兒的話衝破了沉寂：「我們的『小燕兒』已經起飛了，看！六架！」

「小燕兒」是這兒的人給「噴氣式」飛機起的親暱的外號。自從有了它在天空飛翔以後，匪機就不敢輕易過江投彈了。因此安東的人民每逢說到「小燕兒」這名字的時候，舌頭不由得就得得意地「嘖」一下。

警報解除後，大家先到志願民工隊隊部去休息，在那兒待了四個鐘頭，所聽到的只有一句話：「快點過江去才好呀！」

有一個濃眉大眼的小伙子，因為要過江打美國鬼子，在結婚的頭一天由家裏偷着跑了出來，追上大隊開到了安東。第二天新媳婦過了門沒有新郎，新娘子的父母向親家吵鬧起來。小伙子的父親沒辦法，趕到安東來叫兒子回去成親，可是兒子怕就誤了過江的日期，說甚麼也不肯。老頭子只好噤着嘴自己回去了。

民工隊除了伙食由隊上供給以外，其餘的一切都是自備。因此各地的民工隊都穿戴了表現當地風光的服裝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黑龍江來的民工隊，一色黑短衣，腰橫寬皮帶，大皮帽子，一律穿着嶄新的靛鞦鞋，腰後邊懸着一束靛鞦草。



等不及上級命令，撲通跳下江，要到前方去。

「要是糧食能夠自己帶，早就自己帶了。既然是志願的嗎，當然一切要由自己負責了。」不管那兒的民工隊，都覺得自己不能自備伙食而表示遺憾。好像是革命的志願還剩下那一點點兒沒能完成。

前兩個月，當美匪亂炸江的對面——北朝鮮的時候，江北的烟火漫天，難民們扶老攜幼逃過江來。民工隊裏許多人等不及上級命令，撲通、撲通跳下江去，要到前方去打美國鬼子。

鴨綠江南岸的女哨兵

在鴨綠江北岸，人們在「小燕兒」的飛翔下，一切生活秩序照舊進行着。但鴨綠江的南岸，在鴉羣般的匪機侵擾下，不得不晝夜倒置。白天是一片沉寂，不要說行人，連炊烟也不能有。

儘管匪機把朝鮮的許多城鎮，都炸成平地了，如果不是殘剩幾條烟囱和幾堆瓦礫，連這些城鎮的遺跡都永遠不能找到。儘管匪機在所有的公路上整天整夜嗡嗡地盤旋着，可是，朝鮮人民並不懼怕。在公路上，夜間，人們像生龍活虎似地活躍

着。如果美匪真敢從飛機上跳下來在朝鮮的公路上看一看，他們就會嘲笑自己「耀武揚威」的行爲是太滑稽了。如果他們敢於看看不少防空防特的哨兵是婦女的話，他們便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人身上的虱子，最大的能力，也不過是咬得使人一時煩躁而已。

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女

哨兵是在新義州過去不遠的地方。當時匪機羣正在頭頂上盤旋，前後左右的照明彈連續不斷地閃光。司機不識路了，車放慢開

着。忽然面前一聲槍響警告汽車熄燈。我們的汽車熄了燈，緊開幾步，走過放槍的地方，大家看到在朦朧的月光下，一位穿着白衣裙的朝鮮青年婦女在放哨。頭頂上



在朦朧月光下，穿着白衣裙的朝鮮青年婦女在放哨。

的匪機嗡嗡地響，那位青年女哨兵却在沉穩地指揮着一切。大家都注視着她，更深地感到了朝鮮人民不可戰勝的力量。

牛車隊

朝鮮的後方不但青年男子看不見，青年婦女許多也都出戰勤去了。公路上一列長蛇似的牛車隊，往前方運送軍火或是糧食，車手們十之八九是婦女。她們冒着寒夜、冒着匪機的轟炸掃射，長途行軍，一走就是十天半個月。

牛車的速度很慢，車上多半是易於爆炸的東西，因此，在敵機侵害下的危險性，對於牛車比對於汽車要大多倍。並且牛車在路上走的時間長，車輛過多，隱避起來非常困難。匪機在白天飛得只有屋頂高，有時就把屋頂削去，對下邊的東西看得很清楚，車輛隱避得稍微大意一點，就被發現。發現之後接着就是一兩天的輪番轟炸，不把目標炸平不止。可是她們由於國仇家恨，心裏只剩下憤怒，忘記了害怕。因此一切的困難危險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尤其當她們沿途經過那些被炸平的城鎮，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們被害死的情景，她們的鞭子就握得更緊，更用力地打着牛

前進。她們心裏只盼望把軍糧武器早一天送到戰士們的手裏，爲國家爲人民報仇，把美李匪消滅乾淨。

勞動黨員

汽車經過了一個只剩下一垛教堂的面牆的大鎮市，就在離這個鎮市不遠的一個小村莊裏停下來了。

山村裏一下子增加了八十幾位客人，顯得有些紊亂。可是村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，馬上就給客人們分配了住處，並且熱烈地表示歡迎。村子裏，住過志願軍，昨天晚上才開走，僅僅過了幾個鐘頭我們就又開到了。委員們熱心地領着司機到遠處去隱避汽車，我們就住到被招待的屋裏。

才睡了一會兒，被隔壁的爭吵聲鬧醒。原來太陽已經很高。聽聲音是女主人和一位男客人在爭吵，吵得時間很長，而且很激烈。可是同時同一個屋裏的小孩子們，却快樂地唱着「東方紅」。經過翻譯，知道原來那位男客是村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。因爲昨天夜裏新客人來的很多，以致客人們住得很擠，村委員長覺得待慢了

客人，心裏過意不去。他聽說這位女房東的一間小屋是熱坑，而她沒有把這間小屋招待客人，委員長跑過來責備女房東。女房東表示自己歡迎志願軍並不落後於任何人，只是因為小屋子裏的東西太多，自己又沒有勞動力去清理，所以沒有招待客人。據翻譯說，這位村委員長是這個村子裏被殺剩的勞動黨員之一。

北朝鮮的勞動黨員，凡是留在當地沒跑脫的，在美李匪進佔時期，十之八九都被殺害，有的百分之百的被殺害，都是連家屬一齊被機槍掃死。他們死的時候一律很英勇，這是連告密的朝奸們也不能不承認的。雖然如此，現在只要那裏還剩下一個勞動黨員，他就能在那個地方起他的黨員作用。如果剩下兩三個人，就能建立組織進行工作。凡是志願軍所到的地方，勞動黨員就動員羣衆，盡量地協助。今天在數量上，農村裏的勞動黨員，雖然只是星星之火，但他們却能使這幾點星火，發出最大的光亮。

愉快的新年

不要看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山村，却存在有三個政黨、幾個政權及人民的組織。

有勞動黨、民主黨和青友黨，加上村委員會、祖國民主主義統一戰線、民族保衛武裝動員會。

幾個單位在一月一日這一天，聯合請我們到村委員長家裏去過新年。預備了在此時此地所能辦到的好酒好菜，數量很豐富。一個村子裏的農民奉命來約請我們，他說：

「今天村上的人民準備了一斗半酒，請志願軍諸位幹部去過新年。」

我們對於「一斗半酒」，這古香古色的字眼很感興趣。我們到了那兒，不但飲了「一斗半酒」，並且主人還請我們用了大「甌」。

主人們殷勤熱烈地招待，酒宴間各單位遞上了各自的新年祝賀信。內容雖簡單，但熱情活躍紙上。上款都是「中國志願軍同志」，然後是一句吉慶的字眼，如「新年勝利」「新年信念」……等等，下款是各單位的全銜。用信封封着，字寫得很端正，雙手遞交客人，敬禮如儀。

勞動黨的代表顯得和我們特別親熱，一方面述說他們的目前工作情況，一方面訴說着美帝的殘暴。雖然是初次相見，却像久別的老友似地傾訴衷腸。階級的友

愛，溢於言表。

草 袋

第三天的夜裏，我們在非預定的地點宿營。各車的人都自己去解決住宿。我們走進了一個家庭，因為僅有的另一間屋子給志願民工隊住滿了，我們便暫時休息在這位有十四口人的主人的房屋裏。女主人和她的女兒在很微弱的油燈下織草袋子。據說是供應人民軍的戰勤，每戶交四十個。那母女兩人織草袋的手法的熟練，使我們看得入了迷。

我們不像是走進了別人的家裏，主人也不把我們當客人。立刻經過翻譯我們就談起來了。

「啊唷！可碰到一個懂話的了！」主人們高興地說。

屋裏人都和我們聊起來了。他們說，這個村莊昨天又被轟炸了。死傷了五個人，三隻牛，炸毀了幾戶房屋。飛機低得駕駛員的眉眼都能看得清楚。現在他們已經吃完了飯（早晨四點鐘），單等太陽一露面就躲到山上洞裏去，一直到天黑再回

來，他們這樣做已經有一個月了。洞裏是潮的、是冷的，整天不能吃東西，大人不要緊，小孩子可受不了。可是這還不要緊，就是不能幹活，地裏家裏都扔下不能管，戰勤（織草袋）也不能交，心裏急得要命。

「你把她帶去吧！」

在行軍最後一天，晚間上車之前，一位中年婦女跑到我面前。用手狠狠地比劃着美國軍隊如何殺害他們、美國飛機如何轟炸他們。然後問我是不是到前邊去，向美國鬼子們「叭叭叭」（打仗）。當我回答了，我是到前邊去，向美國鬼子們「叭叭叭」的時候。（我不會比劃別的，只好如此回答。）她就伸出大拇指來向我連連高舉，嘴裏不斷地「嚇」着。

中年婦女走了之後。我很不安，因為我向她說了謊話，我實在不是到前邊去「叭叭叭」的。汽車馬達發動了，我正要準備上車，中年婦女帶了她所有的孩子們走來。一共四個姑娘，最大的約十五歲。中年婦女拉着我的衣服，用大拇指比比我，用小拇指比比她的大女兒，然後把大女兒的手交在我的手裏，又指指汽車，意思要

我帶她的女兒上車，到前方去向美國鬼子「叭叭叭」。她的三個小妹妹們也幫助媽媽向我比劃，要我把她們的姐姐帶去打鬼子。

我多麼想帶她去「叭叭叭」呀！但事實如何能辦得到呢？我知道許多朝鮮的父母，都希望把自己的兒女，交給上前線的人，請求帶他們入伍去打美李匪。這位中年婦女，以爲我去前方，親手把女兒託咐給我。

小姑娘當我回答了不能帶她走時，興奮的神氣立刻從她臉上消失，差點流下眼淚來。

汽車開了，如果沒有差錯，明晨可以



把她大女兒的手交在我手裏，要我帶她上前方打美國鬼子。

到達目的地。夜裏，沿途朝鮮同志們的崗哨，都親熱地問我是不是「志願軍同志的汽車」。他們都充滿着青年人的信心和熱情，指給我們道路，問候我們，有時高興地愉快地向我們要中國香烟吃。有一次我們不小心，汽車沒有熄燈，又給他們點烟吸，光亮暴露得太久了，當我們的汽車才開走了半分鐘，三個火箭炮彈，落到車後邊，一梭子機槍掃頭而過。

但是，不只是我們的車，前前後後潮水似地朝前開的汽車，誰也沒把它放在眼裏。無怪美國通訊社很覺煩惱，深怪中國汽車在公路上的大胆了！

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故事

勇敢的中卡

任憑敵機像綠頭蒼蠅似地在朝鮮的公路上嗡嗡，它們的低度可以撞翻朝鮮的矮屋頂。可是在朝鮮的公路上，時常都有趕任務的吉普和中卡，在白天開駛。

在一個晴朗的天氣裏，一部中卡爲着趕任務，開足馬力放空車在山裏公路上奔馳。

一定，這要被敵機發現。果然兩架敵機向着中卡掃射了。飛過來掃一次，飛過去又掃一次，一連掃了七次。但中卡有足夠的智慧對付它。當司機知道被敵機發現了它的目標後，它先用最高的速度飛馳，可是當其中的一架敵機要掃它的時候，司機忽然把速度放慢，讓飛機掃一個空。然後再用另一個速度開駛，等另一架又要掃它的時候，它就又換一個速度，就這樣他和兩架敵機在公路上作了七次捉迷藏。